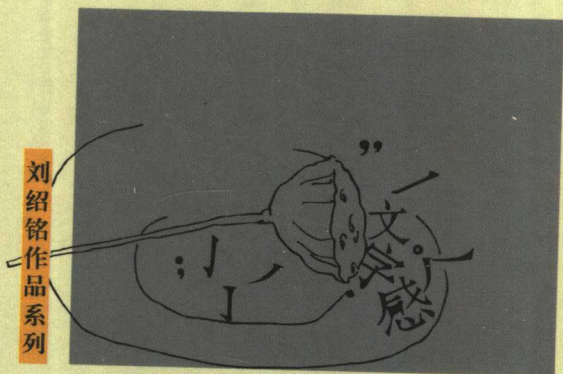


文字还能 感人的时代

文字还能 B / 金庸江湖 / Q 轻暖文字 X
通人言善读的年纪 / 洞悉沧桑 / 穿秋水 / 傲然不屈
似笑非笑 / 温柔敦厚的君子儿
最易的一个 / 可不过自己 / 他记得 D
比如墨墨和陶 / “敢梦巴金文墨”

刘绍铭 著

刘绍铭作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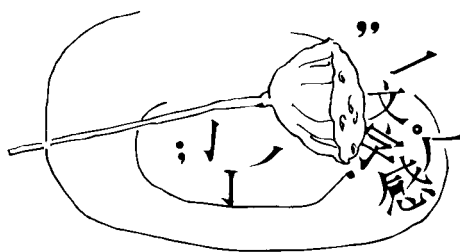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绍铭作品系列

文字还能代 人的时代

刘绍铭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 刘绍铭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5

ISBN 7-5343-7361-1

I. 文...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951 号

- | | |
|---------|---|
| 出 版 者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 社 址 |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1088.com.cn |
| 出 版 人 | 张胜勇 |
| 书 名 |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
| 作 者 | 刘绍铭 |
| 责 任 编 辑 | 熊娉婷 |
| 集 团 地 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厂 址 |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
| 开 本 | 940mm × 640mm 1/16 |
| 印 张 | 13.75 |
| 字 数 | 126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8.00 元 |
| 发 行 热 线 | 010-62223842 |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版自序

江苏教育出版社给我的四本散文集出简体中文版，席云舒先生要我写个序文说说因由。四本集子中，《吃马铃薯的日子》稿龄最长。1968年我从美国回到出生地香港，任教中文大学。课余之暇，想到当年因拿的学位不受香港政府“认可”，无法在港谋生，就凭朋友资助的一张船票，竟贸然出洋“留学”；想到带去的全部家当，交了一个月的房钱后就所剩无几，马上“一贫如洗”；想到当年要不是老天爷照顾，开课前就找到唐人餐馆的侍者工作，一定会落得露宿街头的境地，最后逃不过移民局遣送出境的命运。

想着想着，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孤注一掷”跑去美国的勇气。我幼失怙恃，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后来又“赤条条”

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终于在印第安纳(Indiana)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我想着想着,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打滚的经历,记录下来,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想着想着,终于笔之于纸,以连载方式在香港的《大学生活》杂志发表。这么一说,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

《一炉烟火》、《文字不是东西》和《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其文字性质跟《吃马铃薯的日子》有所不同。独吃 potato,滋味如何,是“个体”经验,因此文字有自传成分。其余三集所载文章,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 user friendly,让各位“看得下去”。需要“脚注”、“尾注”、“剖腹注”、“追注”才能处理的那类学术文章,不会在这三个集子中出现。那类文章,应由学报承担。

因为我为人老派,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譬如说我不会称呼阁下为“亲爱的读者”。大家素昧平生,怎么“亲爱”起来?我也不会写出“热烈欢迎某某”这种句子,因为我相信文字的功能有时真的是 less is more。既要“欢”迎,心情当然“热烈”,何必说多余的话?因为老派,所以在阅读英文商业信件时,不会想入非非,看到 dear 就想 kiss。国内读者读我这种“另类”书写时,也许能读出一些“异国情调”的味道来。请以平常心处之,因为这是一个不懂“汉语言”的“旧人类”文体的特色。是为序。

2005 年 12 月 26 日

香港岭南大学

序 言

张爱玲说过的警句很多,令我看了悚然一惊的是这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听来就好像甲骨文专家或西夏文专家的沾沾自喜,实在也是在向一个“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告别了。绍铭大兄的这本散文集,所收大部分为近年发表于报章专栏的“杂思”,即晚清民初以来随现代报刊而兴的“随感录”,篇幅不长而意思精悍,乃古人“笔记”、“劄记”文体之现代化。报纸者,“一天的畅销书”也,一纸风行以数十万份计,第二天就被弃之如敝屣,捆成一捆躺在楼梯拐角处。旧时还有人收去包糖炒栗子,如今连废品回收商也说再造纸经营困难,不太爱收了。所以每日里华文世界“随感录”一类的文字发表很多,却大都随风而散;文字能够留下来,编入集子,而

且有人爱读,且一读再读的,只能借张爱玲的话来感慨,说:“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

刘绍铭烟雨平生,身兼文学教授、散文家、翻译家多重角色,出入于中外古今及方言国语之间,含英咀华数十年,对“文字的颜色”的敏感、敏锐、敏捷,于集子中诸篇章,几乎随处可见。这敏感,可分正反两面说之。先说“反感”的一面,又可大致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废话”,即鲁迅之“今天天气哈哈”,或梁实秋之来访者见主人来开门后问曰:“您没有出门?”若是写论文,“毋庸赘言”(it's needless to say)、“众所周知”(as everybody knows)后边的一大段多半也是废话。旧小说形容美人“启樱唇,露皓齿”,当下“娱乐记者”形容美人“魔鬼身材”之类,更是等而下之者。看到废话别无他法,刘绍铭的建议是:跳过去不读就是了。另一类不那么容易对付,刘绍铭戏称之为“话语”。如简化字的过激派将张爱玲的《馥韵》印成了《余韵》,于是,袅袅不尽变做自恋自怜,韵味全失。或如“可读性”、“最大化”之类非“性”即“化”的欧化词语,虽有思果、余光中辈力挽狂澜多年,却也知回天乏力,不再“不排除”有纠谬的“可能性”了。“话语”的极致,是所谓“后现代呓语”(pomo-babbles),后现代学院派擅长化简为繁,有时到了化繁为吃到不说人话的地步,俨然圈内人的切口连篇,读了“教人心里发毛”,端的苦煞也要照葫芦画瓢交功课的莘莘学子。

其实,“废话”是日常沟通的润滑剂,不可或缺。阿城帮人

改电影剧本,据说主要的活计就是在适当的地方加一些“吃过了没有”之类的废话。小至邻里寒暄打招呼,大至开幕式或谢师宴致辞,倘若删除这些日常仪式中的废话,犹如看书只剩下了“书目提要”,句句精警却缺乏水分,生活将会干巴巴地无法运行。反之,倘若废话泛滥,汤汤水水没有多少干货,吾人对废话的警觉就显得分外可贵。譬如中国古诗,本是以“言志”和“兴观群怨”为大用的,后来演变成钱锺书所谓“牵率应酬”之物——从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赠内”、“悼亡”),从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怀古”、“吊古”),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生日感怀”、“自题小像”),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皆“不可无诗”)。难怪古诗中的废话最多。我小时读说部演义,一到“有诗为证”的地方就跳过不读,本能地采取了绍铭大兄对付废话的阅读策略,良有以也。至于“话语”,吾辈学院中人,又入了“文学批评”这行当,不免还得时时与“话语”进退周旋。在我看来,活在文字还能令人反感的时代,到底也还是幸运。待到“什么都行”、“爱干啥干啥去”的年代,不再有人来“进行谈文字”,那才真是彻底的匪夷所思。

回头说这对文字正面的敏感。所谓“正面”,不单纯是一种肯定的感动,可能是轻微的触动,也可能是很大的震撼,也可能仅仅感觉到了某种好玩。引起这复杂感触的文字,又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名字。人在欧美多年,方块字拉丁化了来称名道姓,难免有口舌不便的时刻。中国人百年来漂泊离散,汉语姓

名在欧美语境中称谓维艰,故连孔子(仲尼)都只好称做 Johnny,而杜甫(子美)则为 Jimmy、韩愈(昌黎)则为 Charlie 了。反之亦然,西西小说中有神父为白发阿娥起教名为 Rosa,阿娥心想“罗刹女”怎会是“玫瑰”的意思呢。名可名,非常名,在跨文化语境的翻译中,最费斟酌。二是题目。绍铭大兄对篇章及文集的题目甚是着紧,总是推敲再三,务必令其“响亮”而容易被记住。他自认为合格的只有“灵魂的按摩”、“偷窥天国”和“吃马铃薯的日子”三题。这当然是律己甚严的苛求了。即以这本集子中的篇名而言,响亮而隽永者正复不少,“文学细胞”、“通人言兽语的年纪”、“两本坏书”、“穿香水”、“写不过自己”、“比和尚更和尚”、“依然故妳”等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题,“金漆屁股”更是粗豪撒野,大俗而雅者也。三是句子。好的句子令人眼前一亮,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兀自燃烧的句子”,英语之所谓 punch line 者,如钱锺书“天眼看红尘”的尖刻讽喻,或如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哀矜妙喻;一种是虽不“燃烧”,却因功底深厚,平淡而耐咀嚼的句子,如周作人的《北平的茶食》者是也,当然还有“一担炉火踏清霜”式的“董桥体”了。

对文字的敏感,会积淀到生命的记忆里,鲜明如昨。在《旧时香港》中,自然段每以“旧时香港”四字起句,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昔日风物,有一唱三叹之妙。有趣的是,除了“飞机榄”、“照田鸡”一二民俗街景,其余莫不与文字相关!如招牌,有叫“虫二”(“风月无边”)的中环茶室。如喜联,曰“薄有文名惊四

海,愧无旨酒宴嘉宾”,或“敢谓素娴中馈事,也曾攻读内则篇”。西片上映,银幕边有华文幻灯说明——“罗拔与珍妮双双堕入爱河”。片名中译,也都香艳得很:“六月六日断肠时”(D-Day the Sixth of June)、“妾似朝阳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连官府布告也显文人吟风弄月本领:“随地吐痰乞人憎,罚款千元有可能。”最深刻的记忆竟离不开文字留下的印象。《我记得》一篇怀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突然记起当年有一位地方官的名字叫“林番王”,因其别致而记得。

这就说到了“感人”。文字如何感人?感人到何等程度?刘绍铭曾自述其将英文小说译做中文的过程,最能传达此中情形。授课之余,读点与自己所教的科目无关的“闲书”。“谁料掩卷后终夜不能成眠,思之念之,无日无之,渐成胸中块垒,非吐不可。这种激动,从事创作的人,知之最稔。从事翻译的人,即无创作天分,但有回肠荡气的感受,亦人之常情。读了一首诗或一篇小说,觉得那位作者把你生平要说的话都替你说了,不但替你说了,比你说得更详尽、更有想象力、更有境界,你激叹之余,就把这位素昧平生,但深知我心的作者引为知己。”(《翻译与言志》)这正是文字感人的极致了。倘若把所有的阅读都看成是某种“翻译”(将作者文字“译为”读者心声),这种译者的“担当”便也是我等“普通读者”的感同身受。

试问此情此景,发生在哪年哪月?刘绍铭幽幽说道:在那“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那年月,文学还不是“话语”。你夜读

巴金的《家》，看到鸣凤投湖自尽那一节，顿觉天愁地惨。那年月，文学作品真的能感人。（作为对照，研究曹禺的专家绍铭大兄不会不知道，中央实验话剧院 1999 年在台北上演话剧《雷雨》时，台上的演员悲痛欲绝，台下的观众却哈哈大笑。那时代，真的很远很远了……）

新世纪伊始，我也曾壮着胆子写过一篇以“时代”为题的短文，凑巧也说到了文学艺术不再令我们感动。面对文学与艺术，我们不再感动，也不知“体验”为何物。如今谁要是为一部作品而流泪，准会羞愧万分而在人前矢口否认。作品不再感动我们，不再刺痛我们，甚至不能激怒我们。所有的段落与细节，开头与结尾，旋律与乐句，悬念与高潮，反讽与戏仿，建构与解构，都被人用过了，用滥了。我们太了解所有这些文化工业、生产程序、批评术语、理论招数、营销策略、公关套话、游戏规则了。当务之急是抢占一个有利的发言位置，不管它是“边缘”还是“中心”，“少数”还是“多数”，“阴柔”还是“阳刚”。我们时代的口头禅是：“有无搞错！”“少跟我来这一套！”“你骗不了我！”（《精明正确的时代》）

这千字短文曾被贴在华东师大的网站上，毛尖博士跟了一个帖子，让她的学生们回忆，有哪些作品曾经让他们感动。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几天内学生们回了一百多个帖子，历数众多感动过他们的中外作品。这些新新人类大学生依然拥有的感动令我感动了好久。这使我反省，吾辈如此悲观，向一个“时

代”的告别是否太早了一点。即如我读绍铭大兄的散文集文稿,写下如许自认为既非废话也不“话语”的文字,如许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的文字,或许也正是一个“时代”依稀尚存的微弱的佐证。

黄子平

目 录

第一辑 心中的长城

- 3 文学细胞
- 6 诗的功用
- 8 成语与文字
- 11 有关文化的联想
- 16 有的是“支那人的机会”
- 21 认同与执著
- 27 同事·朋友
- 30 金漆屁股
- 33 入禅的境界

37 轻薄文学

45 阶级与民族

第二辑 杂思录

53 通人言兽语的年纪

55 通识就是不偏食

57 谢师宴

59 两本坏书

61 Mea Culpa

63 《甲申年纪事》

65 傅校长

67 英伦名士录

69 润笔沧桑

71 名 牌

73 去中国的方法

75 穿香水

77 忽然天国

79 似笑非笑

81 爱富族的银字儿

83 大散文识小

85 魔鬼身材

87 可读-bility

89 匿名信

91 最后的一个

第三辑 我记得

95 我的第一步

103 童年今昔

106 写不过自己

109 我记得

113 怀念旧台北

第四辑 传香火

121 读翻译·学英文

128 夏志清的人文精神

134 余光中的缪斯

142 细读《酒徒》

153 褪色的玫瑰

158 过瘾的凄艳传说

164 比和尚更和尚

168 “欧罗巴合众国”

175 依然故妳

177 张爱玲教英文

179 身世悠悠

182 张爱玲的知音

4 |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186 另类张爱玲

191 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

193 到底是中国人

201 后 记

第一辑 心中的长城